

郑家建

木犁书系·鲁迅解读丛书

福建教育出版社

被照亮
的世界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I210.97 / 259

木犁书系·鲁迅解读丛书

被照亮的

世界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 郑家建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程，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叶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年

“鲁迅解读”献辞

扛起“木犁”，翻开黝黑的泥土，我们播撒过“野草”的种子，浇灌过“茴菹”的园地；我们也曾在“风雨”中探寻着“我思”的散淡与深沉，不用说，我们犁开了一道道垦荒的沟辙。而今，我们又扶起那传统的犁铧，把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

鲁迅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疾风中挺立的野草、铁屋内昏睡的民众、道路上跌倒的车夫、酒楼里徘徊的孤独者，无怨无悔。同样无怨无悔的我们，带着深深的缅怀与景仰，在他第一百二十个华诞里，试图循着巨人的生命轨迹，以暂未变成化石的触觉去触摸那颗反抗绝望的伟大心灵，去感知那份处于人生边沿、政治边沿、精神边沿而爱的情愫。

无需太多的喧哗，亲人的回忆与讲述，把播火者的伟岸和峭拔已镌刻在翻动的历史一页上；不必复杂的渲染，从木刻刀的刃锋上，我们可读懂黑与白、横眉与俯首的二律背反的意义；没有拥挤的晦涩，那被照亮的世界里，衰读与反衰读的事件正悄然被聚焦，被解读。高举银盏，献上一杯芬芳，为了那不屈的灵魂与巨大的身影，也为了您能在这汪清水中，掬一捧入口，滋润您的心田。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最大的心愿！

序

严家炎

被照亮的世界
◎ 序

大约是三年半前，郑家建先生到北大来做博士后研究，曾将他的博士论文《〈故事新编〉诗学研究》打印稿送给我看。当时，这部十六七万字的论著，虽不完整（实际上只打印了已写出的论文的大部分章节），却无论在学术视野的开阔，艺术感觉的精微，作者文笔的活泼灵动方面，都给我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我曾向家建提议，可将论文做些补充加工修改后，争取正式出版。不料，家建并不满足于小修小补。他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继续刻苦读书和钻研，付出巨大的心血来完成此一工程。他不但夜以继日地读和写，往往连饭后都不肯休息片刻，以致胃部常感不适，疾病有所加重。过了两年，当家建再次将书稿交给我时，已是眼前这部厚厚的字数达30万以上的著作了。

我带着很大的惊喜，又读了这部修改后的书稿。此稿不但在篇幅上有较大扩充，框架结构上也有不少增补和调整，更

加突出了“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小说文本”这一主旨。作者从戏拟、隐喻、文体、古代传统、现代技巧诸方面对《故事新编》作了横向与纵向、内部与外部的综合考察，既有视野宽广的宏观论述，又在行文中有机地对各篇小说作了相当细致而富有独创性的阐释。以《起死》为例，家建摆脱了历来学者（包括我自己）对这篇作品几乎是雷同的解读法，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认为小说中哲学家/汉子“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请看第二章中的这段论析：

事实上，《起死》是《故事新编》文本中时间形式最复杂，也最具有隐喻性的一篇。在最表层的解读上，可以把《起死》看作是鲁迅对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思想的一次绝妙的反讽。但是，在深层上，文本中却隐藏着一个对立的意义结构：哲学家/汉子。我以为，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对这一意义结构的思考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起死》讲述的是，庄子复活了一个已经死去五百年的汉子。但是，当汉子复活过来之后，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向庄子要衣服穿。而庄子最后只好狼狈逃走。

家建在引用《〈呐喊〉自序》中要不要唤醒熟睡的人们共同毁坏铁屋子的一段对话之后，指出：“实际上，呐喊/彷徨，希望/绝望，确信/质疑的矛盾是一直贯穿着鲁迅一生的精神历程。即使在他成为左翼阵营的精神领袖之后，这些矛盾依然盘踞在他的心灵深处。所以，可以说，写在其晚年的《起死》既是鲁迅对其一生从事启蒙的思想追求的一种隐秘的自我反讽；对于复活的汉子来说，他所迫切需要的是衣服和食

物，他根本无法也无心理解庄子所关注的那些思想；又是对所谓民众的怀疑：那些在铁屋中沉睡的将要死灭的人们，即使唤醒他们，又会怎样呢？这是一个现代性的质疑。”家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颇为精彩的见解，真让人有通体豁亮之感——虽然未必每一位研究者都会赞同。再以《出关》为例，家建也提出了他独到的看法：

对《出关》的解读，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要读通“关”的意义，这是文本叙述的焦点。“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现实命运的一个象征。“关”是王权控制的界限。老子的西出函谷关，就是试图逃离王权的控制，然而，出了“关”又会怎样呢？这就如关尹喜所预言的“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没有盐，而且连水也难得。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可见，即使暂时逃离了王权的控制，但仍然逃离不了生存的种种困扰。这就是一种摆在传统知识分子人生关口的尴尬。或许，这种尴尬也十分近似于鲁迅晚年的处境。晚年的鲁迅是相当孤独的，1933年10月21日，他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道：“上海……非读书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1934年4月9日，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又说道：“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烘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1935年9月12日，在致胡风的信中，他将“左联”中的某些领导人比喻成“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不久（1936年2月29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明确表示了对于“左联”解散的不满，并表示不愿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如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5月14

日，在致同一人的信中更是感慨至极地说道：“近来时常想歇歇。”甚至，有一次，当一位朋友劝他换地方疗养时，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关》是鲁迅对他自己的现实处境和即将做出的人生选择的一次最清醒、深刻的思考。

我曾经主张从表现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故事新编》（见拙作《鲁迅与表现主义》），可惜我自己的研究却是浅尝即止，并未下工夫去深入展开。读到家建的这些精辟论述，我顿时有“被照亮”而豁然贯通的感觉，因此非常钦佩和感谢家建的研究。家建善于从文本阅读中抓住那些由读者审美灵性与小说文本摩擦而生的电光石火，将它们积聚起来，成为反过来照亮作品艺术世界的集束光柱。家建的文学研究工作永远不脱离审美直觉力、感悟力，这是他的一个极大长处。正因为这样，《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也就可能成为将《故事新编》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的标志。

如果说本书也有不足的话，我以为是在论述鲁迅边缘性思维的第六章。经过前五章对作品具体深入的论析，最后自然需要理论性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不宜与前面的具体论析脱节，不宜离得过远，跃得过快。它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对《故事新编》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探讨。有了这种准备，读者也许就不会有突兀之感。但这也只是我的一点朦胧的想法而已，未必很准的。

目 录

1	引 论	照亮的意义
27	第一章	戏拟
		——《故事新编》的语言问题
29	第一节	戏拟的类型分析
45	第二节	戏拟与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
59	第二章	隐喻
		——《故事新编》的创作思维
63	第一节	隐喻与《故事新编》的时间形式
75	第二节	隐喻与《故事新编》的空间形式
97	第三章	现代“奇书”
		——《故事新编》的文体特征
97	第一节	旧事新编、新事旧编的叙事策略
119	第二节	“文体越界”与“反文体”写作
138	第四章	遥远的回响
		——《故事新编》与文学传统
138	第一节	神话、庄子与想象力传统
159	第二节	史传的叙事智慧与小说家的诗学情怀
180	第三节	“油滑”新解、

200	第五章 隐现的缪斯 ——《故事新编》与现代技巧
200	第一节 另一种解读:《故事新编》中的蒙太奇艺术
222	第二节 想象与遨游:《故事新编》的绘画感
243	第三节 文化的记忆:《故事新编》与《卢奇安对话集》的比较研究
267	第六章 文化诗学 ——《故事新编》研究的启示
267	第一节 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传统空间知觉方式的变迁
287	第二节 边沿意识:一种生命的存在形态
300	第三节 边沿诗学与鲁迅的创作
315	第四节 从“边沿”看“中间”:一种观察方式的转换
322	第七章 未完成的探索 ——从《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到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诗学的思考

323	第一节 诗学研究:未来鲁迅研究的新 “亮”点
329	第二节 诗学形式与诗学精神
342	第三节 小说类型与小说诗学
353	第四节 小说类型诗学与文学传统
365	《故事新编》研究资料索引(1923~1999)
393	主要参考文献
395	后记

引 论 照亮的意义

—

我习惯于深夜沉思。

当白昼的喧嚣终于沉寂下去时，夜的氤氲也就悄然地在升腾、弥漫……随之，自己的心绪也变得深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被一个念头所紧紧追逐、折磨：60多年前，在这个都市的另一面，同样的深夜，那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鲁迅，究竟在想什么？——

夜阑人静，当他伫立凝视那深邃而又神秘的星空时，他是否感到更深的寂寞和孤独？

在那飘忽不定的烟圈中，他究竟看到了什么？是布满自己和别人所加的创伤的“过去”？抑或是黑暗、沉重的“现在”？

要知道，此时他业已五十有几：一个知天命的年龄。

窗外是黯淡、无尽的深夜，那个念头

却不断地生发出种种闪烁不定、难以捉摸而又勾人心魄的幻影，纠缠着、蛊惑着我，在我的思想中，就像地狱里受尽煎熬而找不到出路的灵魂一样充满躁动^①。

有人说：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惟一那扇通向目标的门，人们找了一百年也没有找到，却在不经意中碰上了，于是它就自动开启……^②

我渴望着这样令人目眩的启示。

于是，在上个炎热的夏季，我又重读了一遍《鲁迅全集》。对于鲁迅的著作，我并不陌生，它曾是我父亲破旧的书架上少数的几套书之一。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读到它。这次当我一本又一本地重读时，它唤起了我对过去的回忆。小时候，我最喜欢读的就是《故事新编》，那时是把它与《山海经》等神话书放在一起读的。书中夸张、怪诞和谐趣的描写，曾给我童稚的心灵许多欢乐和幻想。这次重读，我看到的依然是夸张、怪诞和谐趣，却激不起任何的幻想。它带给我的反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书中那些人物的情形，他们说话的口吻、神态，难道我们不是常常能在周围的人们身上看到、听到、想到吗？一种最深刻的真实却是通过最怪诞、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创造！此时，我感到有某种新的疑惑在向我逼进：他为什么要把小说写成这个样子？于是，我又反复地阅读这个文本，疑惑在经过不断的自我追问、反诘之后，渐渐地凝结为下面的问题意识。

①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逝水年华〉序》，第2页，施康强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安德烈·莫罗亚：《〈追忆逝水年华〉序》，第3页，施康强译，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一) 鲁迅的创作总是与他的生命状态相联结。当他处于孤独、消沉、寂寞的时候，他总是回到创作上来，体味自己，省思自己，然后又重新点燃自己前行的火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都是创作于鲁迅心情最寂寞、孤独，甚至最黑暗的时期。这一现象启发我：在生命历程的最后岁月中，鲁迅又重新提起笔来创作小说，这是否意味着鲁迅又回到自己的内心，重新体味自己的孤独、寂寞呢？我们能否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使得我们对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有着一个更丰富、更深入的把握和理解呢？《故事新编》中充满着对世界、对人的存在的荒诞感，并且，这种荒诞感在其中写于晚年的五篇小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渗透和张扬。我不禁要追问：这种越来越强烈的荒诞感，在鲁迅晚年的思想、心灵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折射出一种怎样的思想和生命状态呢？

(二) 《故事新编》中的八篇小说，断断续续历13年而写成，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八篇小说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以及风格特点上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鲁迅一直是在探索、尝试着一条不同于《呐喊》、《彷徨》的创作道路呢？

(三) 《故事新编》在艺术感受方式和表现方式上更接近于《野草》的创作，这二者有着互文性的内在关系。同时，它在艺术渊源上又是多元的。这就促使我思考：在鲁迅创作史乃至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故事新编》究竟提供了哪些独创性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方式？这对我们探讨、建构中国现代小说诗学将提供怎样新的视角？

如果说，每一次的求知与探索都是受胎于疑问的诱惑，那么，上述的三个疑问就是贯穿我整个研究过程的问题意识，也可以说是我的研究目标。

我的思索和写作就从这里开始。

二

从构思到写作，我的研究思路有个较大的转向，我自以为，这一转向对我能否更深入地解读《故事新编》，意义是重大的。刚开始时，我的研究思路是想从已有的论争问题入手，试图通过对《故事新编》研究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油滑问题”、“体裁问题”、“创作方法问题”等，做出自己新的阐释，从而进入文本的解读。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条研究途径实际上是陷阱四伏：一方面，一旦直接从这些论争的问题入手，很容易就把文本搁置起来。也就是说，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变成仅仅是一种对问题的回答。相反的，作品文本则成为了每个研究者为了印证自己的解答，而可以任意支离、抽取的外在材料。因此，从问题入手，即使对这些论争的问题能提出新的看法和阐释，但这种阐释也必然是离文本越来越远，甚至可能变成纯粹的“为问题而问题”。另一方面，这些论争的问题从被提出之日起，至今已被几代的研究者不断地加以阐释，在这一提出/解答的漫长的研究史过程中，这些问题已内在地生成一种思维惰性，这不仅制约着我们对作品文本的深入解读，同时，也阻滞了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

怎么办——？

还是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吧。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抽身而去。

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思路转向的关口：我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途径。

虽说抽身而去是容易的，但要找到自己的研究路子却是

艰难的。正当我为此而苦苦思考、探寻的时候，忽然，一个无意中听到的词汇：“照亮”，划过我浑沌、黑暗的脑海，使我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如果你曾有过漂泊的经历，那就会理解我要说的：在夜行的列车上，透过车窗，你总会看到，在那远川，那天地尽头，或者是在黑黝黝的树林中，总有那么一点灯光在孤独地闪亮着。这时，你也许会模糊地猜想，那是从农舍的窗中，或者门缝中泄出来的，你会想象着灯下的家居情景，你可能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描绘那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庞^①。这时，你一定会怦然心动，想起自己的家人，还有回家后即将享受到的温暖，或是仍萦绕在你耳畔的灯下的话别，这一切都会使你心绪激荡^②。这时，车窗外那摇曳的灯火和那远山、远水、远树、远屋都渐渐地摇荡在一起，在你漂泊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如果这时，你是一个病羁异乡的游子，独自一人蜷宿在陌生的客舍，当你在一阵疼痛中惊醒的时候，突然看到门下透进一丝光芒，你会感到宽慰。也许，你会脱口而出：谢天谢地，总算天亮了^③。也许，就是这点点的灯光照亮了艰辛跋涉的漂泊生活的全部意义；也许，就是这一线光芒照亮了期盼已久的希望；也许，就是这闪烁飘忽的灯光，使得你有机会照亮自己深邃而又幽秘的心灵。法朗士有句名言：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探险。在我看来，每一部杰作，都是一片深邃的海洋，就如任何一个饱经风雨的航海家，都需要灯塔的指引一样，

① 赵园：《独语》，第54～5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李恒基等译，第3页，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③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李恒基等译，第3页，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